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執中成憲卷八

宋

范純仁曰博覽羣策通達下情使四方利病必聞羣下之能否皆見然後可以布順民之政恢太平之風又曰道遠者理當馴政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道不馴致則有揠苗之患事欲速成則有不逹之憂人急求則才佞進而巧偽

生弊頓革則人情擾而怨憤作

程子曰養民者以愛其力為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為政者必重民力

又曰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

又曰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

又曰任人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故信之篤信之

篤故任之專擇之慎則必得其賢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

又曰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又曰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爲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必去也

又曰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

又曰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疎

遠之自然天下嚮風以薦達為急務搜拔既廣則士益貴而守益堅亷耻格而風俗厚矣

又曰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

又曰凡避嫌者皆内有不足處所為誠公矣何嫌之足避乎

又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

又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為諂諛之言知

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為阿黨之計

又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張

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

盡仁

又曰心既虚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

當為之事自知

又曰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

私也

劉摯曰小人之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

范祖禹曰當食則思天下有饑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於凡事莫不皆然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矣

又曰古之賢君聞有災害惟責人之不言其救災惟恐不及於事不徒專信守臣奏報恐言者之小其事

以緩君心之憂也

又曰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人君寧受未然之言勿遺無及之悔

彭汝礪曰凡國之政教刑禁之要宜以時布於州縣鄉保使有司讀諭而教之其言如是則其法如是其罪如是則其刑如是使天下之民知天子所以教愛之如此而得有所避也刑可得而省矣

王居正曰論節損者當知隨時以省事不在隨事以

省費雖一切減半計其實未嘗不重費也惟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茍非禦寇備敵賑恤百姓皆從姑置則費省而國裕矣

呂中曰任用大臣必擇德望與才智兼備者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濟天下之事

李新曰天下之事莫尚於衮聖人之功無易於勤尚衮則無敗事貴勤則無棄功

李綱曰人臣之言不激切不足以動主聽而激切則有過當之患人主之聽不廣大不足以盡人言而廣大則有紛擾之患故辭順理直而匪訐者言之善也博詢精考而不惑者聽之公也

又曰孝子之於親豈必待其愛而後孝忠臣之於君豈必待其信而後忠哉亦自盡其誠而已

又曰凡所施為勿太遽以致騷擾勿太緩以失機會則事得其序不擾而辦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

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

又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涖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揺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

楊時曰天下重任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

又曰君臣相與之際當以誠意為主

胡安國曰聖人心無偏繫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

善惡而施褒貶賞罰焉不期公而自公爾

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范成大曰克知灼見知人之明也其次莫若公公非即明而可以生明蓋去胸中之私喜怒用天下之公是非以進退天下之才斯十得八九矣

羅從彥曰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因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

又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又曰朝廷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王十朋曰財有限而用無窮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斯能足用

朱子曰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但有聖賢之

君在上熏蒸陶冶中材以下自能改變以其平日為己之心為公家辦事自然修舉

又曰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如刼盜殺人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計也

又曰為政必有規矩使奸胥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

又曰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

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機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

又曰愛人必先節用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或闕則横賦暴斂必将有及於下者

又曰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

又曰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

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閒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乎如天地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又曰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

取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諫者與居左右務使此心虚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為德之修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為無不如志

又曰集衆思者易為力專已智者難為功

又曰聖人之心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苟功罪之實曉然而無疑

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乃所以為平也

又曰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又曰天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又曰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托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

又曰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

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張栻曰人君事天宜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又曰胸中着一寛字寛必有弊着一猛字猛必有弊處事當如持衡高者抑之低者揚之則常平矣

又曰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去之之道莫先於虛已莫要於任賢虛已則壅蔽消於内任賢則壅蔽撤於

外内外無蔽而下情畢通矣

又曰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葢由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在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能得其平者寡矣

呂祖謙曰宴安者衆惡之門也賢者入之而愚明者入之而昏剛者入之而懦潔者入之而汙豈不甚可

畏耶

又曰百種巧偽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猜疑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

胡寅曰難强莫如意心難制莫如欲心難降莫如驕心難平莫如怒心難解莫如疑心難正莫如偏心

魏了翁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氷如痌瘝乃身故無一時可縱弛無一事不戒慎無一刻可暇逸無一息敢肆欲也自朝至昃兢

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不獨勞於民事葢亦所以養壽命之原保身以保民耳

陳傅良曰太虛清明天之體也將以潤物則為雨露將以動物則為風雷將以成物則為霜雪俄而開霽天體湛然纎翳不留三光如故人主喜則為賞怒則為刑刑賞既行更無凝滯心宇泰定即天德也

真德秀曰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任已私而咈公理亦不可屈公法以徇人情諸葛亮有言

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葢徇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昵畏豪雄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為重以重為輕則違乎國法矣

又曰為大臣者必以羣下有言為救已之過而不以為形已之短以為愛已而不以為輕已以為助已而

不以為異已然後能盡事物之理

又曰委任臣工君之大體躬親聽斷君之大權二義

竝行初不相悖

趙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

中教化

崔與之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

子小人而已

金

高琪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為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

石琚曰天子之富藏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

圖克坦鎰曰為政之要在正臣下之心凡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趨向自正若羣臣不明禮義難以責小民之從化

唐括安禮曰世無全才當廣取士之路而區別器使之

元好問曰人習於惡勞事艱於慮始惟強也故能立天下之懦惟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

元

廉希憲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已謂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

喀喇托克托曰敬天莫先勤民民安其業則災沴自弭

奕赫抵雅爾丁曰讀律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善方論而不能切脉用藥於疾痛奚益

許衡曰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則不勞而治

又曰古人舉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不可使人知出於已如月星皆借日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反近日却失其光臣道陰道理當如此

又曰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

又曰地力之生物有數人力之成物有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又曰推勘公事已得其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即利人也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夫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陰德何有焉

王鶚曰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

吳澄曰居官以廉為本然不明則為吏所蔽雖廉何補明矣而其心不仁則深刻嚴酷縱其下漁獵蹦躒畧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裁決徒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乃可為官

又曰士大夫治官如治家則何事不可辦

又曰學以明義理仕以行政事所明者本所行者用也本之所培者深則用之所達者優

陳祐曰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同於利則私怨萌生

揭傒斯曰為政以儲才為要養之於位望未隆之先而用之於經歷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

余闕曰知祖宗得天下之難則必能求其所以得之之道矣知其所以得天下之道則知所以保天下之

道矣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此祖宗得天下之道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此子孫保天下之道也富珠哩翀曰聖人之治天下其為道也動與天準其為法也燦若列星使民畏罪遷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葢鞭笞斧鉞與禮樂教化相為表裏及其至則民協於中刑措不用道法本無二故也

陳天祥曰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未有耗

其血氣而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

明

劉基曰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於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

宋濂曰天生烝民莫不有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强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設刑憲以為之

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恃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苟梗化敗俗之徒不誅雖堯舜不能以為治

王褘曰古今之變不同儀章制度不能久而無弊及其既弊則必損益之以求其當審其宜而後可行而其本在乎因天道順人情故禮之本所以合理也不可不同禮之用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

又曰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

又曰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出入離合動有節制向背取舍各適事機非特人莫知吾之所以然雖吾亦不能先必其所以然譬之槃之走丸丸走於槃縱横圜直繫於臨時不可必知所可必知者丸之不能出於槃也

方孝孺曰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威之謂也古之為法者以仁義禮樂為穀粟而以慶賞刑威為鹽醯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醯此亂之所由生也

又曰人君之學莫大於治心立政而治心之術有五持敬以弭安肆之萌寡欲以遏侈縱之漸養慈愛之端以充其仁伐驕泰之氣以固其守擇賢士自輔以閑其邪五者立然後可以為政而為政之方有七明

而不至於苛寛而不流於縱嚴而不近於刻仁而不溺於無斷智而不入於詐妄納諫而能委任無逸而能不變此為政之本也

于謙曰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

又曰華夏蠻貊之人皆係朝廷赤子兵刑不得已而

施貴在恩威並行然後人無不服故防奸禦侮之道固難一於招撫亦難專於誅殺蓋可撫則撫可捕則捕貴在相機而行隨宜而處也

薛瑄曰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又曰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為虛文適足以啟下人之玩

又曰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姦頑也姦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姦頑則良善之寃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寃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姦頑而又所以長姦頑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為此乎

又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又曰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又曰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寛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又曰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讎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徳

又曰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爵禄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爵禄而不敢取則勉强而

然斯又為次也
又曰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
又曰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而務為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已之恵其慢天討也甚矣
李時勉曰國家所恃長久者天命與人心也而天命常視人心為去留欲得人心必敦教化必修禮讓必

遂其生養必足其衣食使其知父子君臣之義被道德仁義之化休養田里不見貪殘之政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

吕坤曰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為先海宇之内以養元氣為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

又曰人情之所易忽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漸之始也雖君子不以為意有謂其當防者雖君子

亦以為迂不知其積重難返之勢天地聖人亦無如何其所由來者漸也

又曰四肢百骸一痛癢間心無不知一脉相通之故也守令者郡縣之脉也監司者一省一路之脉也君相者天下之脉也故心之所及四海莫不精神政令所加萬姓莫不鼓舞

又曰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又曰易偏執而難中正者已也易偷惰而難振作者

衆也易壞亂而難整飭者事也故為政要鼓舞不倦綱常張紀常理

又曰有以姑息匪人市寛厚名有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寛厚不使物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有分曉

又曰為政者貴因時事在當因不為後人開無故之端事在當革不為後人長不救之禍

又曰自委質後此身原不屬我朝廷名分為朝廷守

之一毫貶損不得非抗也一毫髙抗不得非卑也朝廷法紀為朝廷執之一毫徇人不得非固也一毫任已不得非葸也

又曰物理人情自然而已聖人得其自然者以觀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能逃聖人之洞察握其自然者以還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覺為聖人所斡旋即其立法以繩物有近於矯拂然拂其人欲之私而順其天理之公故雖有倔强錮蔽之人莫不警悟而馴服

又曰天地之財要看從來處又要看歸宿處從來處要豐要養歸宿處要約要節

又曰天下之患成於怠忽者居其半成於激迫者居其半惟聖人能消禍於未形弭患於既著夫是之謂知微知彰知微者不動聲色要在能察幾知彰者不激怒濤要在能審勢

邱濬曰聖人之心未嘗自聖世雖已治而猶有願治之心言雖畢陳而恒有渴聞之念

又曰人以漸而用而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除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

又曰報國孰為大薦賢為大蓋竭一身之智力其效少竭衆人之智力其效多

又曰天下之大譬則人之一身焉一身之中外有四肢百體内有五臓六腑其氣息之相通血脉之周流無一時之可息無一處之可滯故治天下者恒以其身視天下無尺寸之膚不愛則無尺寸之膚不養身

處乎宮庭𡌴廈之上而心常存乎郡國閭里之中

又曰財生於地而成於天所以致其用者人也天地歲歲有所生人生歲歲有所用歲用之數不可少而歲生之物或不給茍非歲歲為之制先期而計其數先事而為之備至於臨事而為之措置則有弗及者矣

又曰聖人之用刑雖若不得已而實不容已也於不容已之中而存不得已之心不容已者上天討罪之

義不得已者聖人愛物之仁

劉大夏曰居官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

李東陽曰節用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如蓄源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

楊一清曰無事當如有事時隄防有事當如無事時鎮靜

王守仁曰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通天

下之志凡舉事宜必為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今居官者多反是豈見不到此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為久遠之圖凡所施為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輳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徒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

邵寶曰勿以一方為小勿以一人為寡勿以一事為

徹勿以一時為近天下一方之會也衆人一人之聚也萬事一事之集也萬世一世之積也可不慎哉

又曰聽信不惑於親近則採納不患於不覈好尚不徇於同異則品鑑不患於不當喜怒不逐於愛憎則取舍不患於不公

楊繼盛曰天下之事每成於憂而敗於喜夫喜則縱縱則視天下之事皆易也而忽心生憂則畏畏則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慎心生慎忽之間天下之治亂

所係

屠隆曰大臣之道懸鑑持衡適於中和而不偏偏則為害惟虛明之人辨焉

又曰人臣體國蓋以國家為身體也人之於身體勞逸欲均饑飽欲時起居欲慎寒暑欲調養其血脈惜其精神何所不到人臣以調護身體者調護國家則莫如注念黔首是故節其勞逸問其飢寒教以義理厚其風俗去其慆淫卹其疾苦有利於民者興之如

口腹之得美飲食也有害於民者去之如面目之去贅疣也以此體國乃人臣之道

又曰天地間太和元氣盎然流行造化得之以久長人物得之以化育治天下者自當敦大醇厚然或寛而無節簡事而流於廢弛愛人而傷於姑息天下玩焉又當濟之以嚴肅紀綱申法度令天下無敢梗吾之化者而後慈愛之心得以宣布人物相生相養各得其所葢寛者仁之用也嚴者義之用也義所以成

其仁也

張居正曰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禀賦强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惟撙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

潘季馴曰夫避難趨易爭一時之便而畧其害非長策也襲功於身而遺艱於後人非純臣之節也

王弘誨曰一念之逸萬事之隳一時之逸終身之疵法天行健惟日孜孜惟聖克念無不在兹堯兢舜業

並稱巍巍惟無逸乃能有逸惟有為是以無為

王家屏曰聖王馭世爵人而人以為榮者其命德公也賞人而人以為勸者其論功當也官不擇德則名器褻而得之不足為榮賞不程勞則恩澤濫而觀者莫知所勸

葉向高曰谷惟虛也而後風入之澤惟虛也而後水鍾之心惟虛也而後善歸之明主知獨聞之易以壅也故與天下共聞之為聰知獨見之易以蔽也故與

天下共見之為明收萬耳目為一耳目合萬心思為一心思合其聰而聰益徹晦其明而明逾光幽隱燭於燃犀情偽瑩於觀火邪正之路别於黒白得失之機辨若列眉

顧憲成曰官輦轂舉念不在君父官封疆舉念不在百姓即有他美君子不齒

高攀龍曰夫賑飢不難於飢者必賑而難於賑者必飢賑者未必飢則飢者未必活何者以有限之財當

無窮之冒必不繼也惟是隨門逐户什伍相稽當時給票據票給米自無中間展轉弊竇民受實惠

又曰心本明又須人自明之故放於外則不明復於內則明著於欲則不明循乎理則明動於氣則不明安於止則明荒於怠則不明居於敬則明鶩於動則不明主於靜則明明與不明在一念轉移間也

又曰朝廷膏澤至州縣始致之民州縣不賢則民不安賢者視君為天不敢欺也視民為子不忍傷也則

奉法修職皆出於心之所不容已非有為也

又曰人心各有陰私故各成隔礙凡居位者必自心先無陰私而後可潛消人之陰私自心先無隔礙而後可潛通人之隔礙惟君國是念毋身家苟營而後可弘濟於艱難

趙南星曰人之為善為奸皆必以才故愛才者易至於容奸而擊奸者易至於棄才

又曰天下承平久則居官者習於逸樂逸樂久則節

行不立節行不立則綱紀廢弛而名分陵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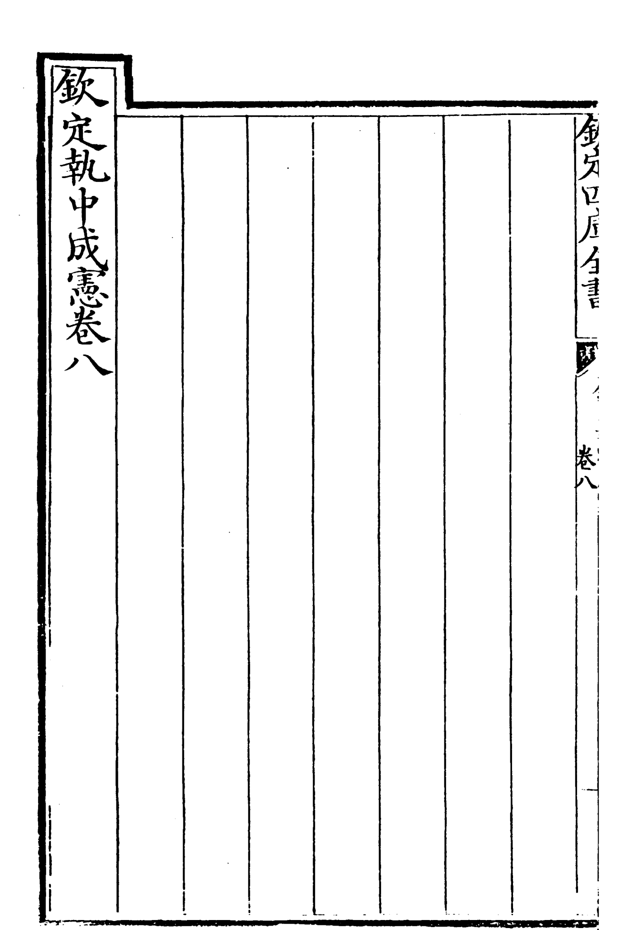
周宗建曰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小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私干大臣剛方自任則小臣自不敢優游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臣自不敢耽戀求容

葉伯巨曰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熏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

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

周怡曰人臣以盡心體國為忠協力濟事為和舍己從人為虛忘讐序賢為公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而治者也

劉廷蘭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故可否相濟乃謂之和君臣且然况於共事之人所宜協衷一德以成厥美聖莫髙於周召猶有不相説之時豈可舍社稷安危之計而顧私家疑忌之嫌哉



欽定執中成憲卷八